

## § 兩平行線



尺規作圖：

過直線  $L$  外一點  $A$ ，作一直線  $M$ ，通過  $A$  且與  $L$  平行。

希波克拉底回家途中就想著這個問題。

到了天文數學館，遠遠地就聽到德謨克利特與恩諾皮德斯在激烈爭吵。

恩諾皮德斯沙啞的聲音：

「希望雅典能減免希俄斯的稅金與勞務！」

德謨克利特：

「雅典遠征西西里，軍需龐大，而且若減免希俄斯，其他城邦必定起而效尤，這是上層無法接受的。」

德謨克利特的聲音由委婉慢慢變成高亢，大概爭執太久了。

推動希獨(希俄斯獨立運動)有兩個勢力：希俄斯本土貴族以及推波助瀾的斯巴達。

德謨克利特：

「這樣說吧。斯巴達已經滲透進來了，我不妨告訴你，裴夏、阿芙蘿、莫妮卡都是斯巴達的刺客，她們的首領就是鐵匠塞諾分。」

「嘿，你怎麼不順便說亞齊娜、阿斯帕希亞呢！」恩諾皮德斯被捉到辮子，有點惱羞成怒。

聽到莫妮卡，希波克拉底心中一時錯愕。

對於雅典或斯巴達，希波克拉底從不靠邊站，希波克拉底是希俄斯人。

莫妮卡是否刺客都無所謂，當一個人一無所有，民主、自由遠不如一壺酒。

何況，由誰定義民主，雅典還是斯巴達？

政客只關心他們的權勢與財富，誰擋了誰就是敵人。

「兩位冷靜一點，都坐下來吧。」希波克拉底走進天文館打個圓場。

「都是為了謀求世界的和平安樂，這不是你們聖教士的天職嗎。何不各退一步，想想有沒有兩全其美的方法。

要不，多為亞齊娜、阿芙蘿想想吧。」

聽到亞齊娜、阿芙蘿，德謨克利特與恩諾皮德斯就都坐了下來。

「我也不想這樣。」兩人幾乎同聲說道。

亞齊娜與阿芙蘿才是真正的道理，這一點，希波克拉底非常明白，此刻，思念莫妮卡的心深刻起來。

(註：關於後來的尼西亞斯和平條約，根據修昔比德的觀察紀錄(伯羅奔尼撒戰爭 第 5.18 節)，除了為自己和他的同胞獲得暫時的解脫之外，尼西亞斯的絕大部分動機是出於自私，自己得到成功的政治家的名聲，同時保有自己的財富。)

德謨克利特與恩諾皮德斯就是兩條平行線，雙方代表的利益沒有交集。希獨是一條死胡同，也許只有死亡能提醒世人:幸福稍縱即逝。

德謨克利特與恩諾皮德斯後來召集修昔底德、高爾吉亞、狄奧多魯斯、阿斯帕希亞研商，希波克拉底藉口有貨物要安排整理就離開了。

希波克拉底與莫妮卡本來也是兩條平行線，聽說在宇宙的盡端兩平行線是會有交點的。

誰說的？好像是畢達哥拉斯。

女人充滿了無限的神祕。

德謨克利特、恩諾皮德斯、狄奧多魯斯，然後希波克拉底接著淪陷了。

女人是城堡也是避風港，需要守護同時得到溫暖。

思念是一種無止境的夢，有時候在晚上，有時候在白天。

不知道莫妮卡這幾天過得如何。

希波克拉底用用頭，希望能甩掉思念，拿起木棍打一趟煙雨江湖。

崩、劈、挑、砸、撥、掃、抄、掛、撩、刷、纏、粘、點、絞、捋、拷、掄、晃、雲、蓋、封、閉、撐、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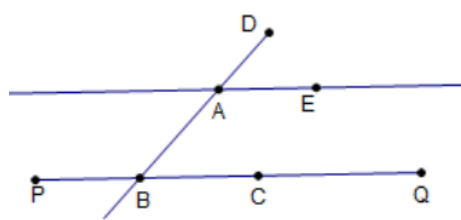
橫掃千軍、秋風落葉、當頭棒喝…

棍法講究：剛柔相濟，沾連纏繞，化發相隨，變幻莫測，正是運勁如抽絲，發勁如放箭。

一趟棍法打得淋漓盡致。

最後，借木棍為梯，登上樹頂，睥睨大地。

回到原來的問題。



1. 過 A 點，任意作一直線交 PQ 於 B
2. 作  $\angle DAE = \angle ABC$ ，則 AE 平行 PQ，即為所求

過直線 L 外一點可以唯一作一直線與 L 平行嗎？

這要到一百多年後才會是個問題，由歐幾里得(325~265BC)提出來。  
在歐氏幾何中，「三角形兩邊和大於第三邊。」真是需要證明的。

兩平行線還是會相交的，在非歐幾何中。

但是，這還須等兩千年。

後記：

大約 30 年前，我看到一份週考考卷，其中有一證明題「證明三角形兩邊和大於第三邊。」

不就是因為兩點之間(的距離)直線最短嗎？還須證明嗎？

我因此到書店買了[幾何原本]。以下是歐氏幾何的五個公設：

1. 從任一點到任一點可作一條直線
2. 一條有限直線可沿直線繼續延長
3. 以任一點為圓心和任意距離可以作圓
4. 所有直角都彼此相等
5. 一條直線與兩條直線相交，若在同側的兩內角之和小於兩直角，則這兩條直線無定限延長後在該側相交。(平行公設)